

集部

師山遺文卷五

元　鄭玉　撰

五言古詩

謝伯亮同子厚過

可人不易致二妙胡為來南山此絶頂著屐踏崔嵬許翁不知處遺跡惟蒼苔去之五百載乃有此奇哉風平池水静月上山窓開笋蕨有真味几案無纎埃明朝遂分手作惡心欲摧最苦短主簿一葦竟東回

過忠顯雙廟

巍巍此雙廟皎皎兩忠䰟一朝誓節義千古血食存孤城日向危羅雀供晨昏老弱食殆盡少壯相噬吞攻守既有定死生何足論豈知有後世但願唐室尊死者如可作尚須起九原我來一瓣香再拜祠下門

汪叔簡過師山不相遇留詩二首因次其韻

讀書明執中誦詩存大雅樂以感神人禮以嚴上下易發天地藴春秋誅亂者是在天地間神光秘欲閟後聖

相繼作大將庭户多衆人拭目觀儼立如羣墮嗟我山中人樵歸成獨坐六籍在几案日夕自翻𦵔劃然有所思如得時雨灑

風日天地和草木江山麗有人來幽谷為我發神秘姓氏出汪芒名字尚簡易好事毎難成可人不易致參商發浩嘆何時一再詣喜聞車馬音却掃門前地見我窓前草皆是自家意鳶飛魚躍間無處不相值相視竟忘言乃是樂之至

七言古詩

遊湖山次汪子盤韻

湖光山色相舒卷斯遊佳興元不淺長堤猶以蘇公名孤山亦託逋仙顯澗中水落石屑出塢底峯迴路千轉好句光華動瑶草斷碑悽愴生苔蘚誰言泉壑少烟霞我厭山林有雞犬一聲欸乃眼界寬萬古登臨心地展茅茨小飲莫遲留山徑多岐不能辯遊人爭羨竹輿輕倦客不嫌驢足蹇遣懷細讀樂天詩題名欲刻秦斯篆

爽鳩齊景幾何人寒暑四時迭相餞

次韻王仲履先生

浙江往復浮輕舸此事先生曾共我客中不識羇旅懷兩月光陰彈指過身如脫屣喜脫舟又向沙頭問白鷗大人堂上動喜色稚子門前話別愁練溪渺渺黄山碧詩情便欲洗塵臆屋角啾啾衆鳥鳴樹杪瑟瑟寒風聲老農自詫窮多藝況是山田足秋雨稻粱方割麥苗抽生意循環寧有已平生此樂自有餘何必人間五府居

山中白酒釀初熟未覺歸來生計踈

題洪氏舫軒

山人愛舟屋亦舟山中便作滄海遊何須風帆冒險遠
東西南北窮遐陬向來此是荊棘地今日遂作江湖秋
門前嵐霧靄蒼翠渾疑江上烟波浮雲旋日動屋移影
舟行岸轉曲江頭主人自是濟川手坐令涉險如安流
復有佳客天下士作記寫出清絶幽王先生詩繼二雅
五字萬里爭追求徐公翰墨妙當世夜深光采射斗牛

世間尤物自足貴安用航海珠玉誅誰當共此樂朝夕牕外忘機兩白鷗

送府判北還

君家嚴正門前土開門望天才尺五隣里相繼取郎官惟我腰鐮穫南畝君才大似璵與璠蚤年便作青琅玕薦之廊廟方小試如列簠簋尊罍間四方萬國咸混一語言不通煩鞮譯君善國語能國書奏事楓宸先百辟宰輔鵷行立殿前諫官執法繩過愆至尊都俞可所請

寫作尺一天下傳考書便合作御史云何低田州縣裏固知天降大任人使察民情知治體三年出佐此山州相忘埶分日與遊嗟予久不入城市時勤馬跡臨荒丘君今考滿當入覲宰相賢明天子聖九重側席待英賢會向朝端拜新命

五言律詩

次韻胡叔仁盧坑道中

感慨盧坑事何情到酒盃雨過山徑濕風静野花開發

我臨流嘆因君陟岵來白雲長在望誰與賦歸哉

黟坑橋亭次以文韻

握筆題高柱披襟挹好風剖瓜蘇渴客採藥識仙翁飛鳥連雲白幽花點水紅相從問歸路疑悮入崆峒

又

結屋依山麓衣冠上古風醉人千日酒扶杖百年翁雲起山松緑風迴野燒紅誰云避世者猶自在崆峒

大人壽詩

壽相挺奇骨精神炯兩眸常為官府計不作自家謀德政喧黄口功名未白頭人言晏平仲不辦一狐裘

又

婉容慚我養愛子有吾親今日逢初度明年又六旬功名留晚節詩禮法前人無屋蔽風雨有兒能負薪

送家嚴赴杭

嚴父趨南省兒曹入北山極知憂國切不是愛身閑定省踈朝暮功名費往還無能為代老深自愧愚頑

冬暖

近臘無寒氣窮山已放梅龍蛇忘歲晚草木已春田不慮衣無褐何煩爐撥灰彭城早逢此當不死郊臺

寄别黄子厚

連日過從處清談兩不疑山中有真樂餘子未能知悞在初相識難為去後思幾回明月夜起坐讀君詩

南山讀書

愛此南山南擕來萬卷看曉書窻紙濕夜讀月華寒山

水心為祟功名輿未闌因渠三洺潔故向此中蟠

又

不解兒曹事來尋數畝山已知非隱逸豈為弄潺湲城郭依稀見烟雲欵乃間此時看不盡留取待予閒

題旨山樓

萬山最深處樓亦以山名山遶郡如障郡因山作城開牕排闥入對坐畫屏横要識樓中趣山青眼倍明

許益之先生挽詩

斯文在宇宙人道得菑畬流水無今古閒雲有卷舒前言端可識後死竟何如鄉里多才彥千金為購書

又

宗朱偏寰海婺水獨淵源學悟文辭陋人知德性尊丘原今若此洙泗復誰論賴有遺風在能令薄俗敦

呂孔彰挽詩

學行推先輩文章淑後生世情方軟熟師道喜尊榮遽謝人間事空遺身後名傳家幸有子時聽讀書聲

送志道

因君此行役良有感吾心兩載曾同學三餘惜寸陰江南春已老渭北水方深寒鴈來時節相煩寄好音

病中寄兄弟

苦熱已無計那堪與病俱過從無好客遣興有新書世事炎涼態人生骨肉軀何當見伯仲相與問何如

七言律詩

題天目山

勢壓東南萬象低溟濛空翠望中迷龍飛鳳舞川原秀地下天高日月齊武肅百年鍾霸氣文忠千古欠留題客來欲問青雲路鑿破崚嶒便作梯

慈溪觀瀑布

路入慈溪景更幽共傳漈水在高頭巖前風捲珠簾細澗底雷翻雪浪浮林密日微堪避暑山深雨過易為秋去年曽到非生客今日題詩記再遊

婺源胡氏屏山樓

樓外青山列翠屏矮牕放入眼增明丹青花草春描畫水墨林泉秋寫成變化四時無俗韻登臨千古有餘清高人對此不容語獨倚闌干看晚晴

次韻黄竹隱心田設醮

簪插星冠露玉尖新裁法服彩霞纖五千道德開黄卷百萬神靈在黑甜春展緑茵明别墅雨將銀竹入空簷心思幽靜丹田煖姹女嬰兒意自恬

又用韻寄之

雨餘洗出碧岑尖春半抽齊緑草纖富貴視同槐下夢清閒自得蔗根甜門前東郊通城市屋外南山入畫簷肯學衆人長擾擾焚香嘿坐獨安恬

竹隱攜詩過山中不遇三用韻謝之

桃李芬芳笋送尖化工元不問洪纖呻吟我獨為心苦紛擾蜂應為口甜客至山翁纔入市詩來喜鵲正當簷平生出處無機事興盡知君意亦恬

寄趙雲心先生

泥濘無由問起居先生為況近何如窮居水北鐘聲遠獨望江南鴈影疎床笏已空先世物燈牎且讀後身書明朝風雨開晴霽願策長筇過草廬

遊黄山題祥符寺

十年不到此叢林問舊堂頭嘆陸沈石老不知蒼蘚變山幽惟覺白雲深藏書有室還當築伏鼠何時為指尋相款尚多耆舊在相攜杖屨與登臨

師山書樓成唐長孺先生賦詩見寄次韻

居山日夕見山容環堵蕭然一畒宮我喜烟雲來几上人看樓閣出空中夜深月色偏明朗曉起嵐光更鬱葱若比羊裘軒上景臨江惟欠一絲風

汪仲魯以詩見寄頗及道理因述鄙見以次其韻

人生學業莫參差勇進方知得意時義利路頭須要辯重輕權度更宜思好從道理求原本莫向文辭學蔓枝自愧平生無所得聊將鄙語答君詩

次韻述懷

家住江南黄葉村繩樞甕牖席為門自罹盜賊人傳死重見交遊我幸存焦土更無遺簡冊供厨惟有舊匏尊黄巾迎拜何為者自愧疎庸不足論

書懷

自愧疎庸一腐儒贅疣天地欲何如漁樵到處相來往守令逢時問起居頭白深知憂國事身閒且復寄精廬何時四海收兵甲還向師山理舊書

庚寅中秋諸生載酒過師山邀余賞月皆有詩

因次韻

照人沙際晚霞明獨上師山杖屨輕夜後朋從如雨至坐中議論欲風生比來從有登臨興老去那堪力役征為問嫦娥天上事銀河風浪幾時清

依稀河漢照溪明皎潔蟾光著地輕天上波濤何處起人間光彩一時生吹雲元獻當時樂擲杖明皇午夜征見説廣寒宮殿裏霓裳歌罷不勝清

八月十四夜玩月岑山次鮑伯原韻

夜深雲散碧天開月影沈沈入酒盃風露半天成灝氣干戈滿目起塵埃分明滄海浮雙島隱約嚴灘見兩臺今夕有懷須盡興明朝無雨約重來

中秋無月次周彥明韻并懷潘大尹

嫦娥底事苦多憂獨掩寒門度一秋明月自知天上好浮雲遮斷世間愁舉觴莫阻登臨興秉燭聊為賞玩遊有約不來潘令尹捍城方欲事吴鈎

用前韻寄珊竹伯堅

扁舟東下解吾憂回首歸來春復秋每憶當時多樂事翻思相見不勝愁此行久絶城闉夢何日重為林下遊某水某丘俱在望敲針共作釣魚鈎

次韻周廉使

鄰封久矣慕英名况是同為戊戌生此日相看成感慨他時話舊憶澄清法書端可為時寳好句當令坐客驚能使野人增重處繡衣扶杖共山行

極目川原野燒青深知聖主念生靈干戈交戰川流血
災異頻書夜殞星盜賊紛紜身自滅皇明億萬德惟馨
但看八月秋風起照夜何曾見一螢
繡衣暇日訪師山隱顯如何若是班野叟相扶觀使節
山猿孤嘯震柴關俯臨流水滄浪急仰視飛雲自在閑
荷蕢歸來明月好白沙翠竹碧江灣
程仁和兄弟過師山歸而賦詩傳至山中諸生
和者甚衆且多佳句因次韻二首鼓舞諸生

細雨霏微濕野埃客過林下屐穿苔高山不用肩輿上歸路何妨戴笠來夜後舟師呼渡過燈前稚子候門開傾尊共話怡怡樂緩緩杯行莫要催

不踏康衢野馬埃却來石上坐蒼苔耕田野老牽牛去采藥仙翁荷蕢來得句有時應自遣好懷還復為誰開亂餘正苦無衣褐怕殺床頭蟋蟀催

予還自四明留寓淳安之劒溪徐君士毅將為

予築書堂相延講學鮑伯原過之有詩因次

其韻

天遣黄華賜御衣山人何事苦西歸不能四海爲霖雨還向三台作少微得傍嚴陵徐孺宅便同練水鄭公磯他年學子閑來往兩地相望草木輝

用前韻示諸生

好風天外拂吾衣且喜閑身得放歸澗底水聲雷隱約山頭霧氣雨霏微扳緣盤嶺新開路行到岑山舊釣磯何日擔簦相聚處奎躔應自發光輝

寄祥符諸老

幾回清夢到天都彷彿何能記有無白鹿仙人眠不語青蓮大士笑相呼風聲月色山房静澗愧林慚景物孤惟有塘頭老尊宿時將機語答樵蘇

次仲賢明府兄師山雨霽韻

雨洗晴光出翠岑雲將好月到天心池涵燈火星明水樹動笙簧風滿林臺榭巍巍宜遠眺闌干曲曲不臨深掛冠何日歸來好相共持竿練水陰

七言絶句

野菊

巖壑無人採落英西風時為送芳馨只緣落寞空山裏却是黄花真性情

遊覆船山宿草堂

眠雲石下屋三間瀑布當簷坐卧看恠底巖前龍忽起夜來風雨不勝寒

自從結屋此山隈十載相攜幾度來寄語山公牢著屐

莫教踏破舊蒼苔

舟中

舉頭有礙篷如壓攲枕無眠夢不成誰道乾坤九萬里不能着我一書生

登師山諸生有詩

城上鐘聲度遠溪扶桑破曙海雲低披衣欲起還攲枕山下晨鷄四面啼

逡巡老境入無聞曳杖緣山自看雲書冊滿前誰料理

起予日夕正煩君

山前村落亂高低雲意糢糊逺近迷萬疊峯巒如畫展

黄山正在小樓西

覆船山樵歌

行客初登半嶺間石門深鎖路迴環若將泉水論高下

應是東南第一山

右小石門

路入黄茅劚斷蛇踈籬石磡野人家山深地冷春難老

五月巖前見落花

右童家磡

巨靈斫斷此崔嵬好事題名幾度來不用碧紗籠石上但令風雨長苺苔

右斷巖

歷盡崎嶇上碧岑高山流水似鳴琴何須水樂尋幽洞自有巖前太古音

右響泉

常憶當年武肅王金婆店裏月華光山中十月桃應熟未薦仙人不敢嘗

右金婆店

書懷寄節夫

園林正好炫春光一夜東風括地狂明日風平春事在

園林依舊自芬芳

白石巖高入眼頻慈溪水暖易為春平生最愛洪文學

相視何殊骨肉親

元宵詩用仲安韻

闞簇鰲山十萬人皇都今夕幾分春六街三市渾如晝

寄語金吾莫夜巡

神前兒女舞妖嬈社下遊人弄管簫到處人家說元夕

不知元夕是今宵

貧家一盌碧琉璃未必豐年便噬臍行樂人生如此耳何須富貴説征西

元宵正欲盡吾歡又恨尊前酒易闌莫𥬇劉伶墳上土清名留與後人看

賞罷花燈步月歸自將拄杖叩柴扉田頭形影鷺相吊但覺從前百事非

天下承平近百年歌姬舞女出朝鮮燕山兩度逢元夕不見都人事管弦

市上燈張玉井蓮門前簫鼓更喧天先生懶向兒童語閉户高居但欲眠

蘸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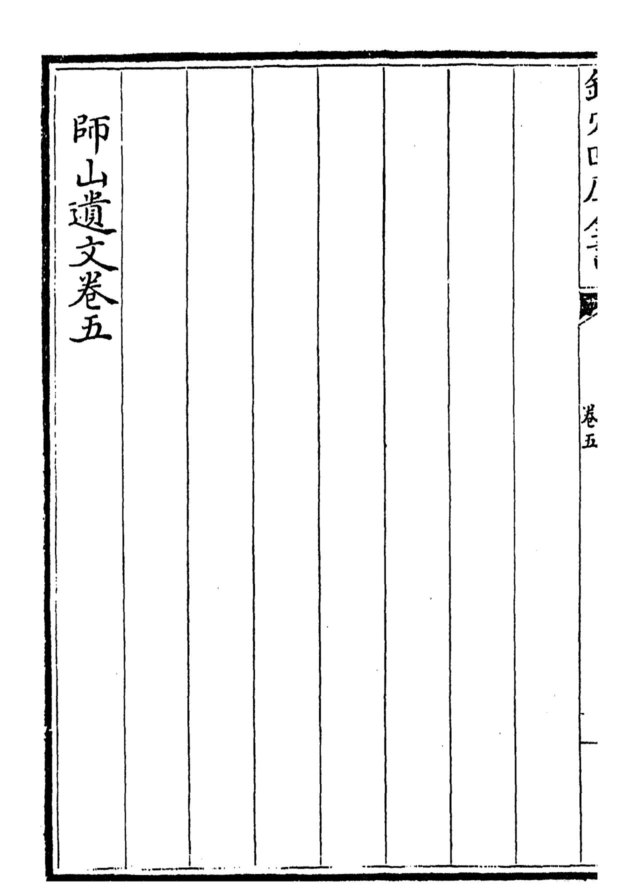
未須好古談顏柳當代爭誇趙子昂寫出眉山元祐脚世人都道是踈狂

汪先生岫雲圖六言

雲無心而作雨人有意而作霖觀此圖之變化知先生之為心

黃山

一片巉巖石幾乎接著天有時雲氣起天與石相連



師山遺文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師山遺文附録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薛登瀛

師山遺文附録

元史忠義傳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幼敏悟嗜學既長覃思六經尤邃春秋絶意仕進而勤於教授門人受業者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即其地構師山書院以處焉玉文章不事雕刻𤼵煉流傳京師揭傒斯歐陽玄咸加稱賞至正十四年朝廷除玉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

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玉辭疾不起而為表以進曰酒
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也
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下
不得私以與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材不敢受也玉既不
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為事所著有周易纂註十七年大
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玉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
被拘囚久之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為之盡歡且
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

下矣王使語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面再拜自縊而死

師山先生鄭公行狀

先生諱玉字子美世居徽州之歙縣豕繡鄉貞白里十二世祖諱球以貲雄其鄉號雙橋鄭氏曾大父文政大父安至元初聞大兵討李世達将屠城即杖策詣軍門言動主帥全活郡民遂授徵事郎歙縣尹没而民思其德言於有司請立祠省府嘉歙民之志下其事如請俾

列之典祀號鄭令君廟父千齡累官承事郎休寧縣尹以操行著稱學者集士友私謚曰貞白先生有司表所居為貞白里大德二年戊戌貞白公調官太平縣之弦歌鎮七月一日母夫人汪氏生先生於弦歌火光照室隣里驚駴貞白公心異之嘗指語汪夫人曰吾為吏治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脫罪罟者不尠天或報施是兒其大吾門乎先生自髫齓不與凡子伍稍長穎敏不治細務唯嗜讀書禁無以家政關我才十歲聞人誦朱子

之言則喜其契於吾心也聞人論朱子之道則喜其切於吾身也於是日誦四書玩味朱子之說而紬繹之沉潛反覆久而融會貫通得其旨趣數從鄉先生學意不適輒易師既而載書入黄山祥符寺又遷紫陽南山觀處已以澹薄自持立心以誠敬為本攻苦殖學靡替寒暑嘗因同郡進士王君儀過之欲烹雞供具僮隷逐雞飛鳴蹢躅遂不忍烹王君拊其背曰子美長養此心因是於惻隱之發體認涵養造詣益深矣再應進士舉不

利即棄舉子業求聖人之道於六經研精覃思優游涵泳蘄必至古人之域至順初侍貞白公游京師閣老諸公覽其所為古文將交章薦之先生竟奉親南歸不屑也貞白公卒于杭先生扶櫬數百里歸殯於家哀毁踰禮及葬門人士友相執紼者數百人見先生祖載遣奠躃踊相俑一循古典大敬悅之除喪或勸先生筮仕咲而不答築室里之師山将著述以見意學者從先生問學紳佩寖盛門人鮑元康等因其地刱師山書院䇿堂

門廡庖湢咸具講肄有齋登眺有亭先生日與諸生論說春秋而通其大用間被短蓑游釣岑山之陽鄉之人目岑山曰鄭公釣磯元統初有司以先生德行文學純備才識達於治體滋欲試之以政上薦章于浙省若江南行御史臺先生謝絶不就至正十二年春先生聞蘄黄紅巾兵陷江州郡守李公黼死之西鄉慟哭三月聞饒州繼陷語門人曰主上未有失德茲不過烏合之衆然承平日久將驕卒惰莫克禦之耳四月蘄兵繇婺源

破徽城據之先生避地南石耳山五月蘄黄主帥搜求先生先生欲死之門人鮑元康語從子深曰家可再有今先生世不可得深與先生弟璉冒刃入城内賄以免九月大軍克復時州里豪俠多禽脅從者以獻為名爵計先生嘆曰殺人以干禄仁者不為也是冬蘄黄兵再陷郡先生竄靈山山中其徒百計訪先生將至先生所先生亟避之攀磴墮地折臂氣絶復甦明年淛省平章薩木丹巴勒公率大軍來討郡邑悉平平章素知先生名德

欲舉而用之先生以手病辭十四年遠近寧謚門人以師山精舍歸然獸存迎先生講學其中刪定所註春秋或往來岑山手不釋卷六月天子以大臣薦遣使者謝嘉卿齎内府酒帛以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召先生于家使者浮海而達九月至郡監郡阿敦哈雅　公率僚屬至山中先生卧病不起監郡强起之乃拜受酒帛固辭宣命請以布衣入覲是冬偕使者至浙省而番陽餘孽復陷郡城丞相塔失鐵木兒公見先生雖甚劇論時事便

宜至暮弗勸明日將燕先生先生語丞相曰敝邑為江浙屏翰生民菹醢丞相不亟拯救而寵然燕禮猷何心歟言既泣數行下丞相為之改容即調建德路元帥劉公某會合徽泰翼官軍征討先生復請給饟饋十六年三月進兵克之輓漕無乏監運婺源判官曹子學謂軍士曰此鄭待制之淚所致也若屬知之不乎四月先生行至海上疾作草謝表授使者而歸六月舟過建德之淳安邑之梓桐源士族徐氏王氏迎先生登覽河山之

勝徐氏将建書堂留先生講道其中是秋門人鮑深自
淛來會遂與俱歸隠于郡南孤山之麓時淛東元帥巴
爾斯布哈公監郡呼都克岱爾太守鄭公傳翼歙縣尹
潘君從善旬朔省起居咨問安民禦寇方略孤山之傍
富登渡鉅石屹立溪滸先生疇昔釣游其所淮南省平
章余公闕大書鄭公釣臺先生自為文記之里人吴虎
臣刻諸石十七年還師山纂註周易是時先生竹冠野
服一僮抱琴一僮持綸相羊山水間忽憶黄山舊遊偕

諸生尋訪故館浴于丹砂泉磨崖紀歲月而還秋七月天兵遽至郡城失守先生率昆弟子姪復往梓桐源仍館徐氏十八年淳安建德相繼亦破先生間道歸隠休寧山中七月朔旦初度晨起熏沐東向再拜不自勝語弟璉曰夜來達旦不寐何也明日聞郡中大小人言於主帥欲羅致之先生曰吾知死期至矣二雉飛入吾室此其兆也弟璉懼傷先生奮身往主帥拘之不得還令以書招先生亟出先生曰吾荷國厚恩偷生苟容何面

目立於天地間耶欲亟死而吏卒猝至急如星火逼迫至郡主帥引見命左右拽之跪拜先生不為禮問爾何不出先生曰昔元朝授以隆賜命之顯秩尚辭不出今何出耶又問爾隱山中曷不為用先生曰我前日不仕今復仕耶抗辭愈厲主帥命左右拽之出覊留郡城先生閉戶高臥不食七日猶賦詩為文從容若平時手為書喻諸生曰人言食人之食則死其事未食其食奚死然揆之吾心未獲所安先哲論殷三仁胥獲本心士臨

事惡可不盡其本心哉吾初欲忼慨殺身以敦風化既不獲遂志今將從容就死以全節義耳復為書戒弟璉屈志以存宗祀戒子逄辰與從子拱辰義居以續孝友之風夫人聞之使語之曰君茍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八月一日沐浴更衣北鄉再拜入寓館自經而死聞者見者賢與不肖咸唶唶嘆息曰男子哉男子哉弟璉奉柩歸殯于家明年已亥十有二月庚午葬休寧縣廟嶺上尊治命也先生娶程氏有賢行克相厥德子男二人長

祖澤早卒次逢辰女二人黄庭堅吴宗其婿也惟先生
質頎清古襟度坦夷卓行特立應機能斷天性孝友自
貞白公既歿終身一聞其諱或其遺事輒泣下霑襟每
過貞白里門泫然流涕莫能仰視母夫人汪氏病癱若
石榴然以沒終身不食榴實弟璉蚤失怙恃先生盡意
訓育底于成人從兄國英實祖母洪氏之兄子子也睎
如同氣既卒撫其遺孤尤極勤篤每過先塋必下車伏
謁自十世祖而下悉立石大書深刻以表其墓復為族

譜圖列始祖以下十五世羣從子姪名字刻諸徵事公墓碑之陰敦孝友也為人質直耿介重然諾於人少許可一介不妄取與故遠近學士大夫以孝廉目之每與名公大夫論及為政必以樹綱常厚風俗為急先務其為學大槩本朱子嘗謂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言語文字之間而具於性分之内不在高虚廣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覺後庶乎無愧於古之人矣晚年以師道自任誘掖後進

無厭怠意門人有過面折之不少貸有善則奬借而汲引之成材者居多其於經則曰易於諸經為首出而獨為完書天地萬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而吾身心四體出處進退易無不在是故不可一日而不講者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為經列夫子十翼之辭以為傳其或十翼辭義簡奥則附以註說命曰周易大傳附註既又折衷程朱二夫子之說合為一書命曰程朱易契謂春秋損益四代之制為百王不刊之典所以著

聖人之大用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功足以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明之者帝王之治可復有易詩書而無春秋殆皆空言而已惜夫傳之者不知經之大用言人人殊紛如聚訟程傳得經本㫖恨無全書朱子間有論著未及作傳於是稽諸經以證傳之謬因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經為綱以傳為目凡諸説之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脱誤無從質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命曰春秋傳闕疑於禮經則屢欲

與友人汪某叅互考訂因朱子師友儀禮通觧釐析經傳因衛氏集義刪定註說以成一家之言值干戈騷屑而志弗克遂其為文以正大剛直之氣發為雄渾警拔之辭感慨頓挫簡潔純粹然紀事樸實不為雕鏤鍛鍊跌宕恠神之作出入馬遷班固而根之以六經之至理大抵主於明正道扶世教語子以孝語臣以忠初入京師或傳數篇于奎章閣下侍書學士虞公集授經郎揭公傒斯藝文少監歐陽公玄驚以相眎曰是盖工於古

文嚴而有法晚與平章余公闕吏部侍郎危公素南臺監察御史程君文最相知而公之文名大振於朝野間矣先生雅好登臨酷嗜山川泉石佳致搜奇選勝極峻窮幽南游淛左右北上燕薊跨齊魯之墟瞻岱宗鳧嶧碣石居庸之秀如石門金華西山南山佳處嘗一再往焉登天目山宿獅子寺盤桓玉立亭上睹雲海之奇觀郡南覆船山邃深險異為吾郡之甲先生甚愛之每夏攜書避暑山中門人洪斌為構招隱草堂于眠雲石下

嘗偕程君文湖南僉憲鄭君潛前進士胡君南華同游賦詩以詠歌之尤且察山水之情性而默識其理雖未讀郭氏葬書而議論玄妙與臨川吴先生所著如合符契嘗喜休寧廟嶺溪山環拱扶輿清淑之氣凝粹於是屬弟璉曰吾没則葬於是焉因講道師山學者尊之曰師山先生縉紳稱謂翠以守行所著詩文若干卷自題曰餘力藁藏于家嘗論先生平生梗槩大抵學有本原而忠義大節處之有素觀其撰漢高帝索羹論韋孝女

雙廟碑及獻書乞立故宋文丞相祠以旌節義則先生涵養志趣已皦然於胸中矣故能辭翰林之聘而不受拘囚之辱勁氣耿耿充塞兩間易於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也繄先生之謂矣克寬蚤歲與先生相知惟深比年往來師山劇談要道不翅異姓兄弟世故搶攘遽成契闊謹以所聞於先生門人弟子者摭其大槩如此庶備朝廷太史氏之採擇云戊戌歲八月望日 祁門汪克寬謹狀

宣命

皇帝聖㫖裏中書省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雅克
科爾集賽第二日水晶殿裏酉時分舒固爾齊道通薩敦
布哈等有來省官商量了曼濟右丞相實勒們參政巴
延特穆爾參議額森布哈都事直省舍人善財努等徽
州路鄭玉有名的秀才晦跡隱居有為不仕今將他委
付做翰林國史院待制教徵聘將來呵怎生麼道皇太
子根底上位根底奏聖㫖識也者麼道奏呵奉聖㫖那

般者欽此除依外今差本役賫宣命一道御酒二壺段子二表裏馳驛前來

賀鄭子美先生受詔命書　　趙　汸

汸自聞先生被詔命即欲一見左右稱賀病甚不能去此月八日輿曳至中途見道路東行皆却走言苗軍且至倉卒莫知其實輙亦引歸一二日來訛言甫定而病復作恐旬月不能亟見故敢道其所欲言者以書先生幸加察焉汸聞鄉里之論有謂可為先生賀者有謂當

為吾郡賀者有謂當受命即行者有謂先生可毋行者
此四者非唯不知朝廷之意抑亦不知先生之心也國
家自世祖以來不惜髙爵顯位以起山林之賢誠令典
也曩者如汴梁吳彦暉閩中杜原甫皆嘗被斯命矣然
則特謂可為先生賀者未為知朝廷也吾郡先達衆矣
以布衣召入翰林誠未有如先生者當四方多故宵旰
求賢如渴豈無意哉然則特謂可為吾郡賀者亦未為
知朝廷也若愚則非唯不敢為先生賀亦不敢為吾郡

賀直以謂當為天下賀爾前輩謂士大夫惟出處一事不可謀於人蓋以時義不齊而士之自處者異也自處者異則其與人謀也難乎其適中矣矧可以輕議哉然則謂先生當受命即行者未為知先生也昔之以處士徵而不至者蓋有之矣若夫言論風旨漠然無聞徒使上之人謂賢者不為世用而弓旌為虛器豈君子之志哉然則謂先生可毋行亦未為知先生也若愚則非唯不敢以贊先生以必行而亦不敢尼先生以毋行直以

謂先生當有以報朝廷爾夫天下之大患莫患於下言之而上不信也今也士大夫一言而丞相信之丞相一言而天子信之此先生所以有今日之命夫以公卿大夫圖天下事而皆若此何治平之不易而寇亂之足憂也其可不為天下賀哉且士大夫言於丞相者必曰鄭先生唯不出爾出則天下事可平也丞相言於天子亦然天下事先生與有責矣其可不思所以報朝廷哉夫謂當為天下賀衆人之情也謂當有報朝廷者先生之

志也公卿大夫不計天下利害者五十餘年是以至于今日令其敝事雖多以先生之明慮之如燭照而龜卜爾事固有難於口陳而易道者古之君子欲有言於上而遽數之能終其物者未嘗不以書事之敝者幾何其所以致敝者何也救之之道當何如以先生素所積蓄出而書之如辯蒼白數一二爾竊謂先生當條列治安之策極言無隱通為一書如果行也則以獻於天子不行則上之中書先生言之而朝廷行天下被其賜先生

雖不仕猶仕矣朝廷固無負於先生矣先生固無負於天下矣先生言之而朝廷不為行而天下不被其賜先生雖仕猶不仕矣先生固無負於士大夫矣士大夫無負於君相矣是仕不仕猶不足計也而況於行不行哉昔蘇明允以詔書召試不起猶且以為君命不可虛辱於是有十通萬言之獻今朝廷之所以待先生者至矣先生其可但已乎然則所報朝廷莫善乎是明矣果若是將見先生之道措之天下而有功垂之百世而無窮

然則須為先生賀可也豈惟天下哉須為吾郡賀可也豈惟先生哉汸之所以為先生賀者如此雖然非以為先生慮不出於此也葢欲探先生之志以解衆人之惑爾若夫可行而行可止而止則先生固久定於胸中矣愚誠不敢贊一辭書不盡言伏惟亮察

賀鄭子美先生被徵命啟　　徐大年

橫經講道方遵白鹿洞之規側席求賢不意金馬門之召光前絶後騰實蜚聲昔者明王莫不以貴而下賤古

之賢士亦皆藏器而待時夫潔清高尚非以釣名仕止
久速必求合義若稽前史具有其人安車蒲輪玄纁束
帛或一徵而遂起或屢聘而不來周黨嚴光竟全高節
黄瓊楊厚卒立事功所志不同各適其可仰昭代承平
之典禮尤隱居行義之表章劉因蒙召於春宫吳澄登
名於翰苑今來古往千載一時伏惟待制師山先生規
矩前修範模後學鍾白水黄山之間氣得紫陽朱子之
正傳不暇窺園唯思經史未嘗入府絶意功名近看巖

穴之成書大究春秋之宗旨溉根食實肆外閎中康成學貫古今政爾化行通德子真躬耕巖石居然名震京師受丹扆之深知來白麻之寵命置諸清要俾紬金匱石室之藏慎爾優游毋尚空谷白駒之志比之開廣文館以延禮與夫賜尚書禄以終身公家前聞於焉媲美然出處之際惟從容為難逃名遯世之節固甚高潔身亂倫之士亦無取嶢嶢者易缺所貴居夷惠之間屑屑不憚煩詎致貽往來之誚以先生講明之有素必比身

進退之得宜尊生猥辱見知旨勝賛喜當時推轂嘗蒙奬借之言貢禹彈冠遂起夤縁之想第愧南州高士之後尚如西家愚夫之云敢措鄙辭少旌誠意君臣之義不廢願推蕪善之心中庸之道可能勿厲過高之行式肩此舉以棟斯文

御酒師山燕諸生致語　　徐大年

伏以束帛賁丘園舉昭代求賢之典伐木燕朋友昭先生推己之心承雨露於九天接雲霄於萬里自昔懷材

而抱藝必加苦節以清修惟山林之日久而道德之功深故弦歌之聲起而信從之士衆築精舍以處四方之學者考遺經而師往古之聖賢葢藏器所以待時而經德非以干禄考槃在澗雖云其樂之弗諼鼓鐘于宫難免厥聲之聞外淵源有在名實自孚恭惟師山先生德業弘深天資英邁薫陶漸染復還文公闕里之風正大高明突過康成傳註之學即師山之佳處建鹿洞之成規道術天開生徒雲集蜀日越雪不顧流俗之是非蜾

羸蝢蛉率皆因材而成就模範方行於後進聲名遂達於朝廷天詔丁寧來金馬玉堂之召山林震動增花屏練帶之輝是惟盛時明揚側陋之心夫豈諸生先後奔走之力敢期丈席嘉惠及門併分天上之恩光徧被門前之桃李吉矣有矣開黄封之上尊飲之食之宴青衿之小子爰醉流霞之美悉沾湛露之濃江公請歌驪駒誰敢輕踰於師訓桓榮猥陳車馬彼哉猶志於功名爰賦致辭用貽同志辭曰

勝日師山式宴新九天分送九霞春諸生莫忘君師賜
四座同沾德澤醇

送鄭徵君應詔入翰林詩序　趙汸

至正十五年冬詔以新安鄭子美先生為翰林待制時
先生卧疾精舍使者與郡監守致朝廷之意甚厚先生
堅辭不能拜命者久之適憲使番陽周公在郡親勸之
篤其門生子弟進而言曰今聖天子舉羣策以清海内
大丞相集衆思以圖治功不惜禁苑次對之職起先生

於山林豈惟以先生業觚翰攻文章哉先生學通古今以詩書禮樂為教於史長於治亂興衰之說正誼直言不忘憂世先生不出如朝廷何時先生疾良已乃翻然曰欲報朝廷者吾素志也吾將辭官赴召親見聖主陳所欲言爾即命促裝諏日偕使者北行郡長貳縣大夫與寓公縉紳之士於郡南門之外設祖道為先生别里中耆俊文學諸生又相與作為歌詩以詠嘆其行休寧趙汸病不能陪縉紳之後又不善為詩則獻言曰先生

應詔入朝得極言天下事比千載一時也今為患者賊盜而已自淮蔡發難延于江湖所在蜂起為禍嘗烈矣然雄傑怙衆有名力足以横騖四出者亦無聞焉視前代中世巨賊不能什一疑若不足平者國家以四海全盛之力命將出師今五六年民力已屈而盜猶未息何也不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而使臺省貴人與郡縣俗吏紛然羣起共軍旅之權自軒轅氏以來用武之世未有以

是而能全師制勝者也伙行省討賊御史臺督視如平時而賈兇鬻頑誅求刼奪之弊僨軍殺將反覆壞爛之由朝廷終無自知之兵財兩匱郡縣之間繁征橫斂一切以矯假病民而上官大吏方且拘文法守故常不思變通長久之道賞罰者用兵之大權也賞罰不明而是非淆亂天下之士不復以功名自期而中世以來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吾未知其所以為天下國家者何也今羣盜大者跨郡邑小者據一城植

根固矣茍不盡反前失而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為
國家計欲並兩淮而南盡江湖之間求要害形便之地
為五巨鎮鎮各屯精兵二萬選士大夫公廉有威信方
畧能撫士愛民招納降附可為大將者付以一鎮之權
慎簡中外有文武才學者為之副凡辟士募兵刑賞律
令訓練程式進退節度土功城守禁防約束皆自朝廷
考求故事為法以授之郎官博士出入覘視以資廟謨
而事無大小皆得專達列鎮屯軍屹然相望脉絡貫通

首尾為一内可以尊京師之勢外可以銷姦雄之心鼠竊狗偷進退無據者將不戰而自服其尤倔强者四鎮出兵犄而攻之無不破矣其要在得人而已郡邑之閭皆什伍其民以相守護毋使散越於下一家而三男子則簡尤壯一人為郡守之兵以大户之稅衣食之郡皆選賢守以防禦繫銜各將其兵以固封圉盖郡守必兼有軍民之權而後緩急可望不然雖重其失地之罪無益也此制一定則列郡有備而民心不揺矣夫使諸郡

各制其兵以保一郡之民而四五大藩皆控成軍據形勢以掃清羣盜奠安東南誠當今之急務也若夫知人之明任使之術在朝廷矣昔漢以六萬人討西羌微族趙充國定計必分兵屯田以待其敝貴萬全也周亞夫将三十六将軍擊吳楚終不肯與梁分兵審於勢也李德裕平澤潞軍中利害有将帥不知而廟堂輙知之得中制外之宜也今羣盜么麽非有漢七國唐藩鎮之强而充國亞夫德裕之故智則有今日所當師者矣汸無

謀夫策士之術也當其間闕朝不謀夕每恨民間利害不得上聞以至於此是以於鄉先生之行竊致其畎畝之思焉先生倘以為然雖言之可也若夫本源深切有非草茅所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先生矣使朝廷收得士之効於一時而先生之功及乎天下則雖銘彝鼎而被絃歌可也豈惟一時一鄉之所詠歎者哉

與子美先生書

余闕

闕稽顙再拜去歲聞賊陷徽州漫不知尊兄何在日夜

縣縣後得帖元帥報始乃下懐不知書院如何去春寇迫鄉城僕始走六合道數遇賊幾陷者再客居卧病又為淮帥所挺使從軍合肥合肥氣數上下雷同賊至即為走計一有言守禦者衆輒相視如讐人大恐淪胥以敗尋得調戍安慶私竊自幸以為頗得展布矣到鎮以來丁賊之衰一戰却之往時賊月一再至今不至者八月餘矣諸軍且會漢鄂九江蘄賊大窘度不久當成擒惟濠壽主將未甚得人未見涯涘耳僕平生以親故奔

走四方近終養將謂可遂羈鳥故林之願不意際此攙槍殆命也亂注易說廿餘年不得成頃在行間又大病常恐身先朝露徒費心力今幸不死且粗脫槀何時盍簪以求正其遺缺臨風傾注王仲温行謹附泳動静不覺多言如此相見當如何餘惟自重不次七月三日闕謹啟子美聘君先生閣下病後有心疾作書多錯皇恐

又

余闕

闕拜啟子美聘君先生執事王仲温還自新安領所
荅書憂懸方置聞師山書院又獨存尤以為喜僕自
前歲冬寇退之後即大病不飲食者廿餘日自以為
戰不死即病死矣其後幸愈而氣體覺甚衰因念平
生雖忝登仕版而甚奇不偶未嘗少得展布所學之
一二而易者五經之原自以為頗有所見其說草具
而未成書遂取至軍中脩改令友生輩錄出或者後
有子雲好之亦不徒生也比日賊勢浸有澄清之象

賤體又頗强尚冀可以少進未敢示人也寒舍書籍在莊上亂後散失者十七八聞館中書籍亦然甚可惜徽有鶴山易集義吾家有之比歸點視止存三五册其版在否若亦燬得勸有力之家刻之為好以文屢有書觀其字畫恐亦有老態葉景淵聞知婺源有政聲此人甚有治才若益加勉當不在人後望時有以教之徽人之來舒者時惠書為望旦晚洗甲即告退念欲南遊一番未知得所願否未見自重不具二

月五日闕再拜

又　　　　　　余闕

闕啟程容還附書并令取王仲温處大字去此時想至左右矣秋清隣壤計定山林得安處可以為慰敝邑粗守然未見大定之日何時釋此重負消揺以奉清言如雙溪時也以文在翰林嘗苦差遣近除助教可無此苦此左右所欲聞漫以為報鄉人施子有家童往婺源闕淮椒一畧奉寄未見千萬保重不具九月四日闕拜啟

子美聘君先生執事

與子美先生帖　　汪彬

廼者既見極不忘念其朽槁也而沃之孔融樽憫其羇寒也而眠之陳蕃榻知其貧苦也而贈之以孔方兄子美於蘭交厚矣其如彬之不足以披襟何賦别言旋感塞彌腔偶值便翔言不盡謝

與鄭子美先生論春秋闕疑書　　徐大年

承録示春秋集傳闕疑序知先生所以著述之意甚公

且平如此只闕疑二字所見已自過人世儒說春秋其病皆在乎不能闕疑而欲鑿空杜撰是以說愈巧而聖人之心愈不可見也趙盾許止之弑君獨劉取左氏之實錄而剔去其浮詞以羽翼歐陽子之說可謂美矣然則葬許悼公必不得從公穀之義陳止齋謂悼公書葬所以甚世子之惡竊謂經書世子弑君者楚商臣蔡般許止三人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春秋大例蔡般許止以世子弑君父其惡尤甚故特變常例而書葬以甚其惡

後傳之說殆不可易楚君不葬乃避其號而不葬之例

尊見以為如何

寄鄭子美二首　　　唐筠軒

鄭君熊虎姿痼疾居煙霞老夫畏奇崛而乃斂爪牙四

大願安穩觀妙維摩家趨庭近朝夕勿藥岸烏紗但恨

遊吳人孤此雲窻茶

中年愛巖棲跬步不出户誰能驅使之乃向吳門路平

生鄭公賢作尉歌來暮是父生是兒閭字滿户屢語别

遽相遵悵望烟中樹

題鄭子美師山精舍　唐筠軒

師岡有待閟脩容恥構人間媚佛宫十里溪光浮席上千年道脉寓山中巖呀徑遶栽松竹飯白厨香剪韭葱邑子多賢資木石遄看講塵動清風

鄭君子美倒騎驢圖　陳衆仲

山翁倒著白接䍦習家池頭倒載時襄陽小兒齊拍手山翁沉醉都不知江東竒士鄭子美雪中亦把驢倒騎

此時子美不曾醉惟有高人目送之市兒出觀總大笑雪風颼颼不掩扉舉鞭左右語觀者我不背人遭汝嗤世間顛倒豈此爾汝不自察嗤我為我不學臨淄說客主父偃日暮倒行而逆施

送子美入黄山讀書　　王仲履

三十六峯天下無雲彩摩刷烟花數靈秀中蓄物産殊青琳瑶碧紅珊瑚丹泉隂湧崖不枯一浴能已瘍痱膚異人間見仙佛徒或傳仙鶴來天都所未見者當代儒

鄭子特立奇丈夫山英馳移風掃迹文豹夾轂菟前驅
蕙乘載書從以奴入山期作三年劬出山致用裨唐虞
夫豈慕彼山澤癯嗟爾陋學守一隅决策用舍差智愚
謂巳狡獪賢聖迂非子傑出牢鍵樞頽波徹底歸淪鋪
古人凛凛開前模匡廬長白道不孤明年尋子鞭瘦驢
荒蹊絶澗窮縈紆子長眉青我白鬚點頭談道相攜扶
好事畫入黄山圖

次周廉使賀鄭子美徵君應詔韻

汪叡

種得師山松樹青翩然鳳詔駭山靈一朝大旱布霖雨萬里蒼空動客星正好支撑梁棟用尚應佩服蕙蘭馨仰看紅日中天照枯盡籬邊腐草螢

客錢塘有懷東山趙子常時徵師山鄭先生

吳克敏

小閣疎簾晝影移凭闌多是獨吟時夕陽闗樹高低畫殘雪江梅遠近詩潭底又聞龍劍化隴頭應怪鶴書遲

何時鄉里歊塵散來傍清流理釣絲

送鄭徵君入覲 仲氏偕行 吳克敏

知君素志欲消兵遠駕蒲輪上玉京一出自當天下選十年獨負斗南名白衣李泌堪為相布被姜肱肯作卿聖主俯從流涕策高臺回首釣絲輕

呈鄭徵君 吳克敏

奉表辭官慮已深歸來依舊隱山林總戎屢訪安邉策處士宜輸報國心沽玉余方求善價援琴君獨待知音

曾聞徽省徵兵日慷慨高談涙滿襟

鄭待制席上同劉伯温都事燕叔義憲史諸公賦承天觀東軒詩　吳克敏

孤客憑危正惘然江南春盡落花天海門黑送千艘雨城郭青炊萬竈烟燒藥金爐猶伏火射潮鐵箭久離絃五貟白馬今何在幾度荒臺野鹿眠

渡江有感寄鄭待制是月苗軍入城　吳克敏

桃花短短隔紗紅滿眼春光涕涙中金鼓西來蘭省震

旌旗東下栁營空黄鬚公子虚從事白面書生實總戎
苦憶翰林鄭待制長江歸棹幾時同

克復昱嶺關寄鄭子美待制　吴克敏

鼓角聲雄隊伍齊揚兵曉戰昱關西黄金匣動雙龍出
赤羽旗開萬馬嘶露布不煩諸將草詩篇還為故人題
沙溪春酒甜如蜜醉卧花陰聽鳥啼

祭文　衛國鄧公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溥奠致祭于前翰林待制師山

先生鄭公之神曰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人皆難而易先生易而難人道先生易我道先生難尚享

又　　王克恭

維七年壬寅歲八月朔雄峯王克恭百拜敬祭于前翰林待制師山先生鄭公神主曰惟先生學成于家德優于身聞其風足以頑廉而懦立攄其蘊足以尊主而庇民卓然以道自娛不慕乎人爵之尊榮不可泯者堅貞之節不可撓者剛大之氣昔燕將下齊王蠋就義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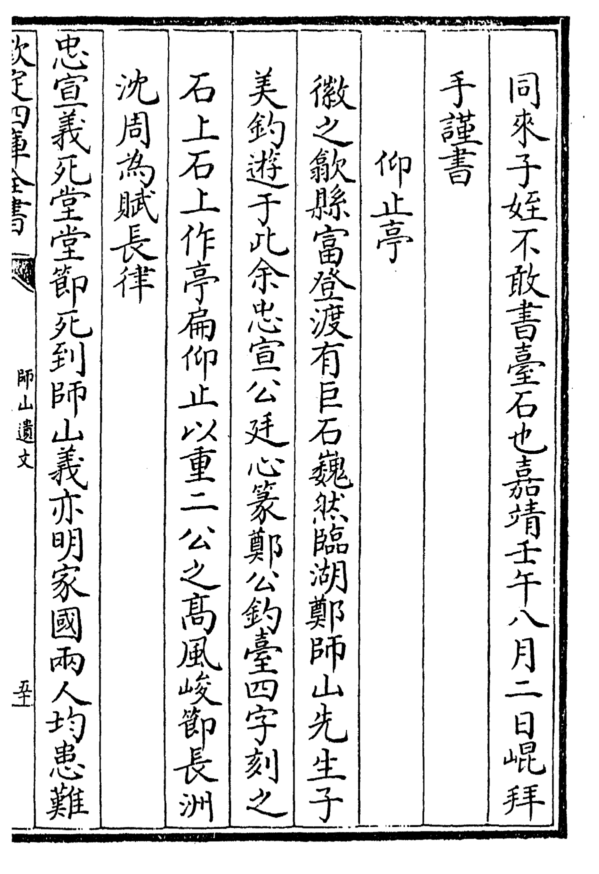
立身各行其志克恭來蒞茲邦俛仰欣喟重嘆老成躬訪莫遂遂持一觴敬酹幽窀先生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尚享

又　　朱楓林

歲屠維大淵獻兮日南斗之初躔鄭先生葬廟嶺兮在既歿之二年來會葬而侍事兮老契生金振祖牢牲俎乎苞箚兮清酒酹乎墳土曰人靈於庶物兮貴無忝於厥初彼庸碌之待盡兮與萬類而奚殊繄先生之超卓

兮在童年惟好學議論高出古人兮大鳴警乎後覺紛世榮與俗學兮雖信美非所求式據槁而瞑目兮惟世道之是憂天不早吾柄用兮晚幣聘焉奚補國魚爛而棼分兮命書返乎天府上非有失德暴政兮第弗振於宴安材良愚惡而弗分兮民生弊於貪殘倘改轅而易絃兮削吏文而推豪武詔哀痛以感人兮庶支傾於一柱亟趨召以前邁兮乃道梗而無從吐孤忠於一語兮孰梯蹬乎九重初忍死以僑寓兮終逃匿之無所天日

逺而雲冥冥兮知臣心之酸苦美女妬子之盼倩兮致
逮捕之紛紜豈予身之惲殃兮尚解繫夫親隣昔禪寂
以緘辭兮令涅槃而出世匪感激以捐軀兮實從容而
就義夫人心之有此仁兮咸戟手而血泣孰受教而讀
其書兮弗頑廉而懦立生兩間而不怍兮死吉壤之是
歸介弟敬乎治命兮知魂氣之焉依墳嵯峨於道側兮
刻文章於溪石舟車過而瞻仰兮垂千載之名德嗟予
少公一歲兮公吾考之所尊治先人之喪葬兮隔生死



同來子姪不敢書臺石也嘉靖壬午八月二日崐拜

手謹書

仰止亭

徽之歙縣富登渡有巨石巍然臨湖鄭師山先生子

美釣遊于此余忠宣公廷心篆鄭公釣臺四字刻之

石上石上作亭扁仰止以重二公之高風峻節長洲

沈周為賦長律

忠宣義死堂堂節死到師山義亦明家國兩人均患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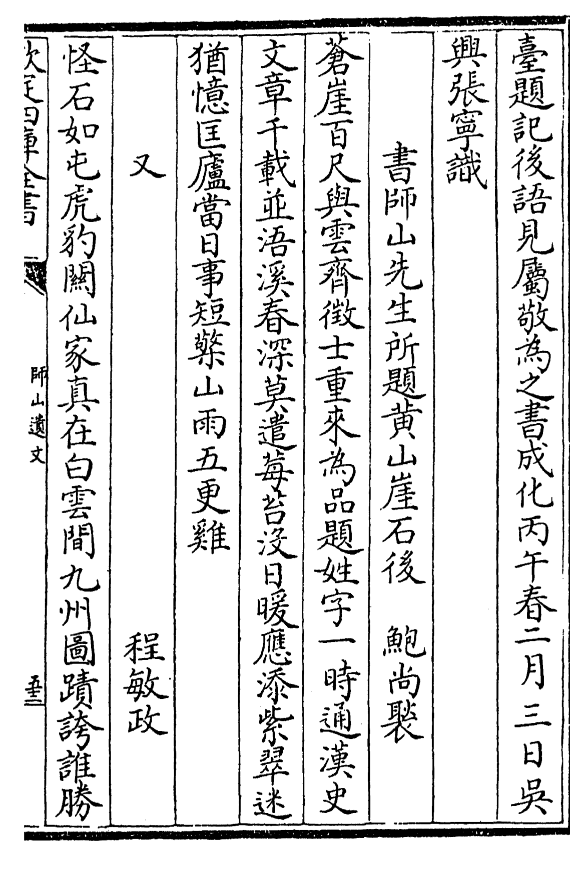
干戈滿地正縱横聊因心畫通相感未必漁竿果可旌
何處江湖無此碣幾流標榜有髙名龍跳舊刻還堪搨
燕賀新亭又喜成岳勢不迷人仰德石痕固在字含貞
蕭蕭風雨鬼神泣洶洶波濤魚鼈驚一個腭君孤構耳
乾坤今許作雙清

書鄭公釣臺卷

古人論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夫功名道德
之成著非可惡而却去之者君子特未嘗先意于此耳

顧天下不足以達吾志乃欲隨世以就衆人之所謂功名則宜懐抱退藏自適乎巖穴庶幾淑善有傳不至沒世無聞而已宋社既屋宇宙非常之故也不幸生于其世而又丁此末季禍亂垂作括囊儉德師山先生豈不能蚤見而預待之此所以方在强壯輙隱約林野間講學授徒無復進取之念晚年幣聘辭受蓋亦出于胸中素見况忠孝之大節邪及世故淪落詘辱胥靡以不仕為義則事必不免以不死為分則心所不安觀其喻諸

生書自以三仁為比則其處死之審固不待擬議而成也夫出處不可以羣謀當斷于衷生死不可以勇決要合于正先生直以道德為出處死生之主的其餘亦無所先意然其功在綱常名在史册不達于當時而達于萬世真所謂自然之成著岑山靈山釣磯釣石遂當與首陽崖谷並秀于寰中而余忠宣題字亦可近餘光于延陵季子之銘矣彼箕山富春高虛寥遠廉貪立懦則可矣於聖賢中正之學何如哉先生七世孫騰澤以釣



臺題記後語見屬敬為之書成化丙午春二月三日吳興張寧識

書師山先生所題黄山崖石後　鮑尚褧

蒼崖百尺與雲齊徵士重來為品題姓字一時通漢史文章千載並浯溪春深莫遣莓苔没日暖應添紫翠迷猶憶匡廬當日事短槃山雨五更雞

又　程敏政

怪石如屯虎豹闗仙家真在白雲間九州圖蹟誇誰勝

萬古乾坤只此山丹臼半餘香冉冉汞泉分出水潺潺
手摩蒼蘚看題刻先正高風不可攀

拜朱文公祠　孫燦

府學文公祠從祀堂上者蔡西山黄勉齋陳定宇胡
雲峰及先待制師山先生凡一十闕人皆有羽翼經
傳之功成化壬寅提學御史婁公克讓太守王公文
明教授陳公文諭德程公克勤暨郡諸生所議定也
師山先生神主書謚文貞見工部主事范平仲文集

蓋當時士林私謚云

理學師承不乏賢東南鄒魯豈虛傳步趨總克遵繩矩祀饗端宜侑几筵琬琰已登昭代採汗青無愧漢儒箋光風霽月瞻依地謦欬如聞講席邊

師山遺文附録